



1953年，抗美援朝胜利，那年国庆，粘文焕对迟惠文表白，二人经组织同意喜结连理。1955年，迟惠文转业到县医院工作。婚后，夫妻俩请假回到家乡看望双方亲人，重新感受家的温暖。1957年春节，二人的女儿诞生，而粘文焕因接受轮战任务，需要离家一年。



成婚探亲享受团聚时光

勇敢表白获芳心 与迟惠文喜结连理

1953年国庆，正值抗美援朝取得伟大胜利。国庆之夜，师里举行文艺汇演，主角当然是师宣传队和医院的这些女护士了。临时搭建的大舞台上，灯火通明，合唱、独唱、舞蹈，精彩节目不断，干部、战士们的掌声、叫好声也此起彼伏。

“下面是师部卫生院带来的节目：女声表演唱《刘胡兰》。演唱者：迟惠文、王秀兰、李彩霞。”掌声响起。

“数九那个寒天下大雪（写），天气那个虽冷我心里热（夜）。我从那前线转回来，胜（幸）利的消息要传开。哎咳哎咳哟，胜（幸）利的消息要传开。”女护士们的乡音更感染了全场的胶东子弟兵，掌声如潮。我起劲地鼓掌，竟热泪盈眶。是的，她们是刘胡兰，她们是谭秀玲，她们是卫生员小张，她们是千千万万投身革命

英勇献身的党的女儿。我看到在中间领唱的迟惠文身着崭新的草绿色军装，腰扎一条军用腰带，大眼睛炯炯有神，美丽而坚毅。对她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，这种感觉在想起她的时候是美好的，在见到她的时候是幸福的，我喜欢上她了，那种喜欢就是爱。我知道这小妮子的性格，这个曾经风里来雨里去的渔民的女儿，这个16岁就参加了解放军的女护士，她喜欢直来直去，她不要懦弱的，她喜欢工作和生活都走在前面的人。我要亲自和她说，和她说我喜欢她。

1955年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前，部队的女兵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转业和复员，当时全军约11万女军人，离开部队的达10万之多。她们都不舍地脱下军装，有的地方上给妥善安排了工作。因为组织批准我和迟惠文结婚了，她是军属，到县医院工作。



1953年迟惠文(左)与战友

婚后组织批准探亲 双方父母喜笑颜开

婚后我俩向领导请假回了趟老家，自从参军，已经好多年没回去了。我们先回迟惠文家，她当兵后家里就娘一个人。

“哎哟，你们可回来了！前些日子你们打信说要回来，我见天上村口望。”“娘！”迟惠文扑在娘的怀里，我笑嘻嘻地站着。“傻呀，快叫娘啊。”迟惠文说。“噢，娘！”我亲切地叫道。“哎，哎。”娘答应着，用手抹着眼泪。“快坐，坐呀小粘。小粘好几年不见，胖了。你和小惠结婚，我打心眼里喜欢。打长山岛那年，你在家住，你这孩子不爱说话，可就数你能干，又打水又扫地的，实诚。”娘说。“娘，你身体好吗？家里好吗？”我问。“好，好，都好。”娘一边张罗着给我们做饭，一边说。“看见没，大门上挂着光荣军属的牌牌。自从惠文参军后，拥军优属，农活啥的村里全包了。我也积极地干村里的事，还上夜校学习。现在报纸上的字我也识个差不多。”晚上她们娘俩住在一起。

秋高气爽，天气晴好。在晨光的照耀下，我和迟惠文走在温柔的沙滩上，聆听海水敲打着岸边。渔船也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。远方的长岛如海市蜃楼般呈现在我们的眼前。

“时间太紧，不能上岛去看小张姐了。”迟惠文的眼睛湿润了。

我拉着她的手，向长山岛方向深深地鞠了一躬。

我俩又去了我家，一见我们，爹娘的脸上乐开了花，忙前忙后的。大哥在青岛建筑厂上班不在家，大嫂和二嫂、二嫂、侄儿、侄女都来了。我把给孩子们带的糖果分了分，一家人团聚，高兴得不得了。

晚饭后，娘拉着迟惠文的手说：“这孩子长得真水灵，真俊。快吃梨，吃呀。”“娘，这么大的梨呀？”我看这梨足有一斤重。

“这些年年景好，共产党的干部更好，一心为大伙服务，啥也不求。现如今都入了合作社，人多力量大，修了水库，旱涝都能保丰收，村里没人再吃不饱饭哩。社里还扫盲，所有够年龄的孩子都得上学去。新社会真好呀，好呀。”娘说。“文焕，你吃呀，这梨真甜。”惠文吃得满嘴流汁。“老三，咱家就数你最出息。”二哥说。“眼气了吧？当初你没当兵，这是三儿拿命换来的。”爹说。

“爹，你咋这么说？”惠文愣愣地来了一句。“噢，爹落后，爹落后了。你们参军是为咱穷人打天下的。可是，那天和你一块去参军的听说就你回来了，都，都……”爹不说了。是啊，部队实行薪金制后，我一个尉官每月工资都好几十块呢，面对我那些牺牲的战友，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工作呢。



1955年，粘文焕（后排左）与战友合影。

接受轮战任务 喜迎女儿降生

1957年春节前，我又请假回了趟妻子老家，把岳母接来了部队。这次岳母也不推辞了，因为妻子快生产了，主要是部队已接到命令，春节后我们炮兵B师要入朝，接替炮兵A师担负轮战任务，得一年后才能回国。岳母这次来就再没回去，我们一起生活了近30年。伴随着春节的鞭炮声，我们的女儿降生了。

“看这小家伙，多有力。七斤多是吧？”李书新主任的爱人小郝挺着大肚子，夫妻俩一起来了。“大娘，辛苦你了。”小郝对我岳母说。“郝姐，说好了，你要生个男孩就囍娃娃亲了。”妻

子说。“要生个女孩也是亲姐妹。”小郝说。“估计得下个月底了，我见不到了。”李主任说。“您这次可以留守的。”我说。“我得去，我得去看看那些牺牲的战友，以后不一定有机会了。”李主任说。“你放心去吧，家里有我父母呢。”小郝说。小郝是潍坊本地人。“看看，净咱老的给他们出力。”惠文开玩笑说。“孩子大名叫粘新红，我再给起个小名吧……起个苏联名字吧，叫琳娜。”李主任说。“还是你有文化。不愧是咱师医院外科的第一把刀，部队离不开你。”我说。